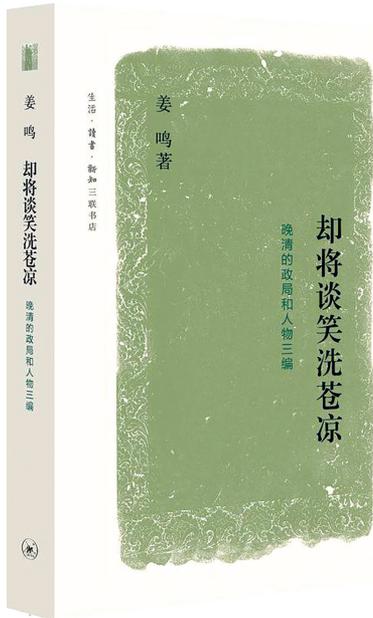


# 重审近代中国的蹒跚之路

——自序《却将谈笑洗苍凉》

□姜鸣



晚清历史如此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不断地激发我的研究热情。

本书献给读者的，是我近年所写的十三篇文章，都环绕光绪朝的历史展开。起于马嘉理事件(1875年)引发的中英交涉，签订《烟台条约》，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时代新生力量正在酝酿崛起。二十七年间，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诸多关键节点、重要细节、人物命运，本书均予以追踪、剖析、揭示。

在研究方法上，我依然采用自己的习惯做法，阅读史料和现场踏访相结合，先使自己建立起历史的时空观，并把这种感受，通过文字传递给读者。在写作规范上，我依然努力使可读性和学术性得以兼顾，“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坚持通俗流畅，也坚持言必有据。

马嘉理之死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却被忽视的事件，迄今对于其基本情况的描述都存在讹讹。大约从2011年起，我花了很多精力研究这一事件，研读大量原始资料。还三次前往云南边境陆盈江县中緬交界处，沿着南崩河、芒允(旧称蛮允)、盈江、腾冲一线，踏访马嘉理从上海经云南前往緬甸迎接柏郎探路队，又从緬甸返回云南的路线，感受历史、边疆和自然、人文的氛围，同时形成自己对这一课题的思考和结论。

2012年我去伦敦，特别想看一看波特兰大街45号，这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个驻外使馆。1879年曾纪泽将其搬迁到49号新址，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至今还在使用这个馆舍，可谓历史悠久。

为研究张佩纶遭戍军台生涯，我两次前往张家口市，在堡子里和宣化漫步考察。堡子里是尚未被改造开发的旧城区，1885-1888年张佩纶曾在这里居住。2008年我第一次去宣化，还找到宣化府署旧址的石碑，而2013年重访时，这里已是兴泰居民小区，急剧发展的城市房地产，迅速抹去昔日的遗迹，我只能站在旧址，眺望远处镇朔楼高大的身影，感受岁月变迁的沧海桑田。

再早些时候，1988年，我曾踏访李鸿章晚年在北京居住的贤良寺西跨院，我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提及过那次拜访，不久以后，西跨院就被拆除，改建成为校尉小学的教学楼了。我曾经认为，这里是李鸿章去世的地点。但在去年，我通过研究李鸿章与张佩纶往来书信，发现李鸿章去世的准确地点，是西总布胡同27号。本书发布了这一研究成果。

显然，现场踏访和田野调查对于历

史研究是很重要的手段方法，但必须赶早，要有一种急迫的抢救心态。

近年来，我还着重运用新公布的档案、书信，做了甲申易枢研究。1884年4月，慈禧太后罢斥以恭亲王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启用醇亲王参与政务。这是光绪朝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课题，以往由于史料不足，长期研究不深。而张佩纶与李鸿章的通信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新细节，为了解事件打开了新思路，展现出许多新脉络。在孙毓汶介入易枢事件上，我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近发布的档案，详细再现他奉旨离京查案半年的行程；对学术界以往引用翁同龢日记中提及的“济宁电线皆断”推论孙毓汶的作用，我通过《申报》，查证出当年确实发生过济宁电报分局跨越黄河水线故障，因此各种推测均属过度解读。我还找到由翁同龢后人翁万戈保存并捐赠的醇亲王在易枢之后写给翁同龢的亲笔信，对于了解醇亲王在事件中的心态甚有帮助。抚触原稿，也有一种穿越古今的激动。我还从张佩纶家藏档案所收陈宝琛信件中，找到易枢前王仁堪不在北京的证据，从而将其从盛宣怀奏参军机事件中排除出来。

历史研究是对古人的思考和对话。这种思考和对话大多数情况下是枯燥的，业内称为坐“冷板凳”。然而当我们打开思路，其实研究就变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比如对醇亲王1886年巡阅北洋海军研究这个课题，我持续关注了二十多年，慢慢积累起当年留下的大批照片、绘画、诗歌、日记等史料，这次得以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地再现出海军阅兵的盛况。关于李鸿章去世地点的新考证，我找到的关键证据是当年张佩纶与其通信的实寄封，信封上总部胡同的地址，与文献记录恰好互证。我在研究晚清官员喜欢饮用的滋补品“保卫尔牛肉汁”时，还买到当下生产的同款产品进行品尝，使得我们在味觉上也和百余年前的古人建立起共同感受。而琳琅满目的“保卫尔”老广告，是从国外ebay拍卖网站上找到的，从中可以看出该产品昔日的营销力度。

当历史变得如此栩栩如生之时，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引人入胜。

和以前一样，我由于自身公务繁多，这些年的研究，并不追求完成年代史、专门史或人物传记写作，而是在光绪朝的大框架里，围绕某个人物、事件或专题，即兴展开。通过这些分课题，逐渐构建起本书的各个篇次。如果加上《天公不语对枯棋》《秋风宝剑孤臣泪》的相关文章，这套《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系列，累计已有五十余篇。以人物论，我写了李鸿章、张佩纶、慈禧太后、慈安太后、珍妃、恭亲王、醇亲王、翁同龢、左宗棠、潘祖荫、宝廷、胡光墉、康有为、谭嗣同、李凤苞、严复、吕耀斗、胡传、詹天佑、唐国安、赛金花；就事件论，我从不同侧面研究了马嘉理事件、“清流”的崛起和消亡、甲申易枢、中法马江之战、中日甲午战争、公车上书、中俄密约、辛丑议和；就专题史论，涉及铁路、外交、天文、灾荒、西医传播、传染病流行、西式教育、建筑，甚至还包括婚姻、生育、餐饮和滋补品，这些既宏大又细碎的景象交织在一起，从而再现了转型年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我想，这样的文章如果积累到一百来篇，我笔下的光绪朝，会和别的作者的表述有别，却是自己思索、考证的一个充满细节、充满张力、起伏跌宕的大时代。

《却将谈笑洗苍凉》

作者：姜鸣  
出版社：三联书店

# 散文的常数与变数

——读泽让阔散文集《人焉度哉》

□蒋蓝

我一直认为，21世纪汉语散文的核心是竭力回到真诚，这才是散文的最高精神。这跟当下盛行的非虚构写作有一脉相承之处。真诚、真实、真在，构成了我的散文向度。非虚构写作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近十年写作主要用力的所在。我出版了二十几本书，涉及历史、思想、文学，具体涉及动物、植物、建筑、器具、历史人物，我用风物与人物规划了它们的领域，其观念史、心态史、断代史、蜕变史当中的细节与机变，成为了我打量它们的焦点。我是职业记者，我用新闻的眼光与脚力走到一些文学家还没有走到的现场，以史料还原、重新厘定事件的在场方式，在“往日重现”的胜景里发现事物的常态与异样，我在写作里再予以呈现、发现、突现。我希望以余生的力量，继续在散文上以自己的言路追踪它们。我的确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读到阿坝州青年作家泽让阔的散文集《人焉度哉》，他对于散文的理解与我有些近似，他的真诚笔触与情怀打动了。我首先想到的两个向度，在于散文的常数与变数。散文一般被认为是作者的日常记录，写些喝茶、吃饭或者生活中的琐事，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相去不远。这很容易让读者发生误解，以为散文写作就该如此。

散文的常数在于：真诚、真实、真在，应该成为汉语散文秉承的大纛。汉语诗歌之外，中国散文毫无疑问是世界文学中的一流水准，这两项是中国文学最值得关注的文体，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具有汉语这样如此磅礴、深厚的诗性传统与散文追求。张承志、张炜、杨显惠、王鼎钧、史铁生、耿占春、朱大可、林贤治、祝勇、周晓枫等作家的文本，也只有东欧部分优秀文本可以相提并论。至于宏大叙事的大散文、市井生活散文、“读者体”哲理散文、“知音体”鸡汤散文，我不反对，你认为这就是散文，那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这些与一流的汉语写作无关。尽管理想的生活就像一场盘盘都渴望“自摸”的麻将，但还是应该提倡“有难度的写作”，大家也要进行“有难度的阅读”。

泽让阔的散文集《人焉度哉》，取自孔子的话，意思是说：“看清楚他正在做的事，看清楚他过去的所作所为，看仔细他的心安于什么情况。这个人还能如何隐藏呢？这个人还能如何隐藏呢？”“人焉度哉”四个字，恰恰是来自于泽让阔的家乡城隍庙里镌刻的一幅字，他从幼年时代到中年时节对这一幅字的反复观察与省悟，由一个庙宇的符码上升到校准自己人生的刻度，充满细节的冷静观察，并插入了祖辈与此相关的信仰叙述，赋予了“人焉度哉”落地生根的民间力量。

泽让阔以“人焉度哉”作为篇名，又跃升为书名，足以看出他的为人、为文的向度。他拒绝隐藏自己的散文观，我完全同意。这就是散文的常数。

在他的这本重点是展示自己高原生活经历的散文集中，诸如《秋的思考与遐想》《逝水流年》《故乡陌路》等篇章，充满深情地打量自己的故乡松潘，在不徐不疾的叙述里打开了松潘的自然地理与历史地理。他将自己与父辈的生活史、情感史，拧成一根切割故乡山河的踪迹线，串联起那些散落在旷远山河里的往事之珠，回环往复，一叹三咏，为我们呈现了一根美丽的叙事珠

链。这一方面，泽让阔还有不少搅动生命河床的大力描写。

但是，我们更应该重视散文的变数。这首先是对思想的倚重。散文的“散文性”如果存在的话，其一是呈现，其二更应该是散文应该成为思想的承载体。泽让阔的《躲杀》一文，堪称他的“疼痛之作”，也展示了他在心灵中最为柔软的人性区域的搏动，更是他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沉思。

但当下的散文写作中，拥有独立思想的散文极度缺失，也意味着当前的散文写作是有愧于这个时代的。我提到最常见的现状是：小说家会在写小说的空隙写散文转换心态；诗人会在写诗之余写散文；学者也会文思飞扬，写点读书随笔。很少有真正独立的将生命与散文结合在一起

的散文写作者，大多数流于“借道而行”，借散文说说自己而已。当下很多散文上不了台面，除去思想弱力之外，还有文本同质化和散文家自己的原因。一些散文家的写作多年来都在重复，可能现在的散文跟他1980年代写作的散文是一样的，文本就像尼龙布的西装，既无观赏性，更无实用性。

近四十年来，我们的散文写作具有不同的倚重：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隆起的思想言路所形成的高地。那是置身个人生活深处的回顾与探幽，作家们在个体的、碎裂的、独木难支的思考中，写下的文字，如果它们是一地的碎片，拼合起来的光，注定要大于一块镜子的光学时空。记得博尔赫斯好像这样说过：“左右相反的乌在镜中离去”。近几年，先锋的散文朝向事物的多样性散开，关注细节，关注充盈于细节的声音与哀痛。竭力呈现细节，成为了壮阔的散文世界。

泽让阔应该注意到，思想是在具体时空当中运思的。“发生”一词在英文里作take place，意思就是“找一处地方”。是的，我只是在几千年之后的蜀地之上工作、生活、写作，但是我逐渐清晰地意识到，放弃全部的个性，让一个人文学面容模糊，成为一个思想者，让思想成为了自己的影子内阁，如同一盒火柴，回到了一棵树身上。它只能想象、只能回忆自己举火的时刻。这炫示的光，已经不再是我的散文火炬。

其次，在散文变数里，还需要对“逆向思维”的体认与倚重。这一方面，泽让阔做得并不非常出色。也就是说，他还没有进入到“反诗”“反散文”“反修辞”的变数写作。这方面，法国作家罗兰巴特、索莱尔斯、热拉尔马瑟、格拉克等人，达到了一种难以企及的文体高度。我以为这是他日后应该侧重思考的所在。

散文不是散打。一个作家的散文，往往是伴随一个人的经历的提纯、经验的丰富而得到提升的。我以为，泽让阔将在未来更深入地进入自己的土地与思想，在思想力、细节呈现、修辞等方面更准确地呈现自己的思想与眼泪。要像著名作家阿来那样，从高原的寻常植物入手，而最后举起的，是散文化的青藏高原。

所谓“正写才是硬道理”，是首先吃透了事物的姿容与仪态，是建立在正常思想流向之上的一种泳姿，一种立场，一种进入事物的方式。而“正写”当中的变奏，又当汇聚为“变数”中的特异声音。

在这一辩证过程里可以发现，使事物变得熟悉起来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能够让熟悉的事物再度陌生，并打开羽翼。就如同我们置身高原向落日鞠躬，然后从侧卧草原看上去，就发现那些巍然的巴别塔，顶着一个落日，塔居然是向下修筑的，正一级级通向大地的深处……这是我心中的好散文。

《人焉度哉》  
作者：泽让阔

